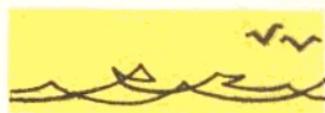


山西省话剧团  
建团三十周年  
1953—1983  
上 集

剧  
本  
大  
全



选  
近  
集



## 祝愿话剧艺术道路 越走越宽广

贾 克

今年，一九八三年四月，是山西省话剧院建团三十周年纪念。这本选编的剧本集，是本团自己创作并首次演出的主要艺术记录。其他创作演出的独幕剧等剧目虽未选入内，也足以看出三十年来剧团所走的戏剧道路，留下一步步的艺术创作脚印。

说起山西省话剧院的前身，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诞生，在战斗烽火中成长。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晋察冀边区的冀中根据地疯狂地进行“五一大扫荡”，坚持战斗在敌后的文艺工作者战略转移，由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火线剧社、冲锋剧社、前哨剧社、前进剧社、前卫剧社等文艺单位的部份成员，组成的红星剧社，从冀中平原转战到太行山的第一军分区。一九四三年红星剧社又调往晋绥第八军分区与大众剧社合并，称为大众剧社。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大众剧社调到吕梁军区，与人民剧社和湫水剧社合并成为吕梁剧社。一九四九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组成晋中区党委，吕梁剧社改为晋中文艺工作团，为迎接太原解放又改为太原市文艺工作团。九月一日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更名为山西省文艺工作第一团，山西省文教厅文工团，直到一九五三年四月，根据整顿全国文工团的指示，才由综合性的文工团改为专业化的山西人民话剧院。

经过不平凡的战斗历程，话剧团从老革命根据地带下来的光荣传统，一直保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老一代领导和艺术骨干，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直接为战争服务，参加过敌后“反扫荡”，晋中战役，晋南战役，太原战役等，以及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战场上做宣传，抬担架、护伤员，运粮草，送弹药，演出和工作都是与根据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可以说，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走着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后来参加剧团工作的年青一代基本上继承了这种光荣传统，保持着始终和山西人民紧密相连的好团风。

专业化建团三十年来，从选编的这十本自己创作演出的大型剧目来看，虽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是很高的精神食粮；但可以嗅出一点地方风味，它反映了山西的革命和现实斗争生活；有的剧目从生活出发带有乡土气息；有的结合现实生活一定时期被全国许多剧团上演过；有的反映革命斗争生活，塑造的人物与观众产生了共鸣；如《刘胡兰》等发挥着话剧艺术的人民性与战斗性。这些都是需要保持和发扬的，以后将努力做的更好些。

今天，话剧艺术在新的时代，新的观众面前有开创新局面的问题。新在哪里？舞台上要采用多种艺术表现方法，反映新时期中的新人物和新生活，体现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思想感情，新的意境和新的情趣，陶冶人们的艺术情操，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体裁题材多样化，内容形式丰富多彩、多出好作品，新人才，这是话剧艺术开创新局面的课题。而话剧工作者在新时期与人民结合的问题就突出地摆在现实面前了。

创作的源泉是生活。艺术工作者要扎根于人民中间。战争时代剧团的同志与根据地的群众同生死，道路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天依然需要如此，要和建设四化斗争的火热生活和新时期的人们交炽在一起共同前进，才能创作演出为人民真实喜爱的戏剧。但是，话剧面临着观众面狭小，需要扩大演出阵地的问题。在城市

里，建设剧场艺术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不可能创作形成话剧各自的艺术风格和流派。在广大农村，农民观众不喜欢看话剧吗？历史并不证明这一点。话剧艺术形式是外来品，一旦传播到我国后，就跟民主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成为新文艺的一支主力军。抗战前，“救亡话剧”就深入城镇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使多少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话剧在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已经成为人民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既是战斗的利剑，又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四五十年前就扎根于群众之中的话剧，那是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难道现代的观众就不欣赏这种艺术形式了么？问题还在于话剧艺术本身、从形式到内容如何为今天的观众所喜爱，特别是到广阔的农村天地去，使话剧这门新文艺也成为农民观众喜见乐闻的艺术形式。近年来，话剧民族化的探讨和实践，有助于事业的发展。尽管现在和将来电影和电视将要极大的普及，它代替不了话剧舞台上的艺术表演。各门艺术之间有竞争，谁也代替不了谁。话剧艺术的魅力是不可比拟的。话剧事业的繁荣，不能靠肤浅离奇的情节，以廉价的剧场效果哗众取宠。而要靠寓意深刻的思想内容，靠真正艺术质量的提高。这集选编的册子只记录了过去，做为纪念。未来，人民需要的将是艺术珍品，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话剧艺术珍品，这是庆祝建团三十周年纪念时候立下的誓言，要我们为之终身奋斗。

一九八三年三月卅一日

## 目 录

同样是敌人（三幕六场话剧） .....	1
烽火中的三代（四幕九场话剧） .....	103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九场话剧） .....	235
风云突变（六场话剧） .....	273
刘胡兰（八场话剧） .....	375

三幕六场话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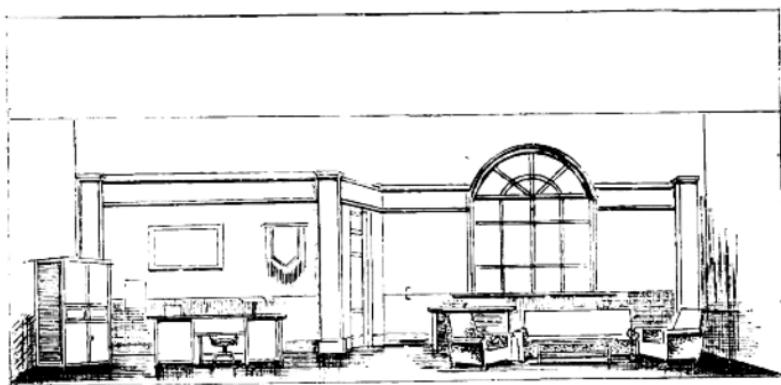
# 同样是敌人

原名：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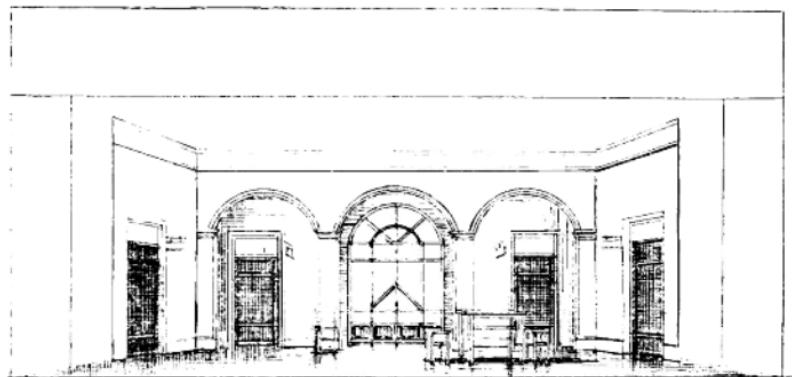
山西省话剧团集体创作

郭 健 孙 伟 执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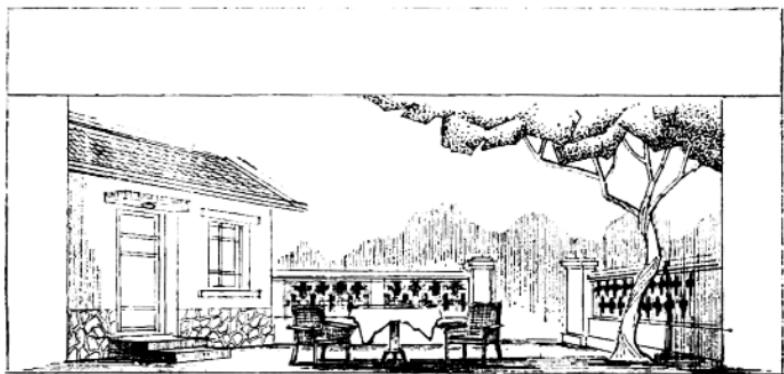
设计：王振华、金 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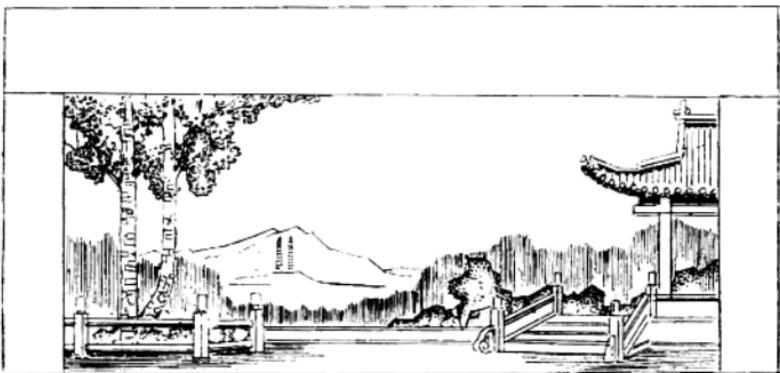
第一幕第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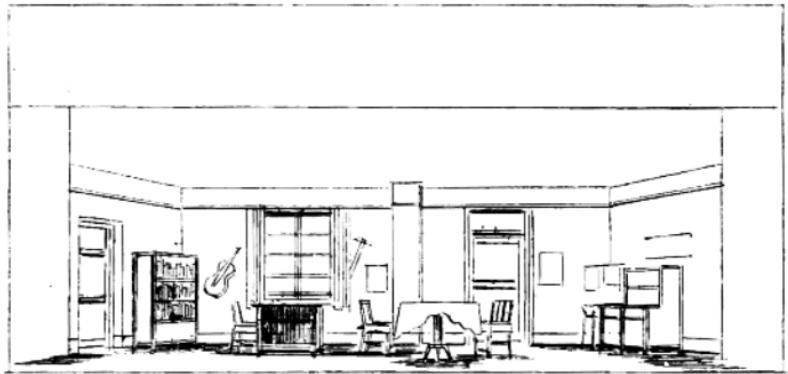
第一幕 第二场



第一幕 第三场



第二幕 第一场



第二幕 第二场

## 人 物

- 康立仁——四十五岁，党员，研究所所长。
- 魏 群——四十岁，副所长兼党支部书。
- 林 清——三级技术员，三十岁，有机组组长。
- 王慧敏——四级技术员，二十六岁，林清爱人，水煤组组长。
- 费迺登——一级技术员，三十六岁，矿石组组长。
- 赵工程师——六十岁，分析室主任。
- 高 洁——机器厂工会干部，康立仁爱人，党员，三十多岁。
- 孙 超——研究室练习生，二十三岁，青年团支委。
- 小 刘——分析室矿石组练习生，十八岁。
- 金玉珍——水煤组练习生，十八岁。
- 张克强——机工修理部的老师傅，四十余岁，党员。

贾秘书——所长的事务秘书，三十多岁。

谢保生——有机组练习生，二十二岁。

韩永贵——见习生，十七岁。

张 明——外厂代表，三十岁。

矿石组练习生甲、乙、丙、丁、戊（女）

修理部工人甲、乙

群众若干人

**时间：**一九五三年。

**地点：**××省××研究所。

# 第一幕

## 第一场

时 间：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地 点：××研究所所长办公室。

布 景：有沙发、办公桌、电话机、矿石标本、墙上挂着一面大红旗，上面写着“奖给研究所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工业厅。一九五二年。”

幕 启：康立仁正在审阅着分析室下月的生产计划，贾秘书也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忙碌着。电话铃响。

贾秘书 （接电话）喂，我是研究所……啊，你是农具制造厂？……你们的铁……已经送来一个多月了？……同志，我们的任务太忙，不能提前……可是……好了，好了。你等一等。（向康立仁）所长，农具制造厂来电话，说他们的试料需要提前分析出来，你看该怎么答复好？

康立仁 告诉他们，按号排队。

贾秘书 （接电话）喂，你们的试料需要按号排队。……前一个月送来的试料，还堆着好几千件没有分析呢，……同志，你还是等着我们的通知吧，……好吧，好吧。（放下话筒，拿起一份预算单来，交给康立仁）所长，研究室需要买一些药品，这是孙超送来的一份预算。

康立仁 搁下吧。……贾秘书，你去问一下总务科，上级派来的副所长今天要来，看他们准备好房子了没有。

贾秘书 好。（刚走到门口）所长，赵工程师来了。（下。）

赵工程师上。他头发灰白，动作迟钝。

赵工程师 康所长，找我有事吗？

康立仁 啊，赵工程师，请坐。加入扩室计划拟好了吗？

赵工程师 已经拟好了。你看。（把计划交给康立仁。）

康立仁 （读）“……为了适应生产繁忙的现状，拟定新建分析室一座；增加人员……”（少停）嗯，行啊，只要新建分析室投入生产，任务繁忙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赵工程师 工技学校已经答应给我们分配一些学生，这是他们的回信。（把一封信交给康立仁。）

康立仁 这就需要提拔干部了。

赵工程师 关于干部，我想从分析室几个组长当中，提拔一个工程师。我也考虑过，我认为矿石组组长费迺登比较合适，因为他是一级技术员，理论和经验也都比别人丰富些。

康立仁 嗯，好吧。我向厅里请示一下再决定吧！

贾秘书拿一纸公文上。

贾秘书 所长，厅里来了一份指示。

康立仁 什么指示？

贾秘书 （读）“……要求你所一定要在五五年以前试制成功磷肥、立德粉两种成品，特别是立德粉，最好在今年试制成功……”

康立仁接过来，贾秘书下。

康立仁 （继续读）“质量必须达到国际标准。国家生产急需，……如有困难，速向厅里汇报。”……赵工程师，上级要我们试制立德粉，你看根据咱们的技术水平，可以做成么？

赵工程师 立德粉……如果是一般的质量，我们能做，可是要达

到国际标准，就必须解决微量分析，就是说要分析到十万分之一的准确数字。这对我们所来说，是有很大困难的。

康立仁 我们不能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个技术上的难关么？

赵工程师 要想解决这个难关，必须得用一种最新式的仪器，就是万能分析机。

康立仁 万能分析机？今年春天李工程师到上海去的时候，已经跟捷克定货了，两年后才能来到哇。

赵工程师 上级要求我们五五年以前试制成功，能赶的上。

康立仁 前几天你们分析室的技术员林清，曾向我提出过一个建议。（从公文堆内拿出一份建议书来交给赵工程师）说他要试制万能分析机，你说他能做成么？

赵工程师 恐怕不行。因为这种仪器，在世界上来说，也只有苏联、捷克等少数几个国家能做。欧洲有很多国家都不能做，咱们中国也不能做。

康立仁 可是我看林清的样子，好象很有信心似的。

赵工程师 年轻人有热情，这是好的；可是热情代替不了科学。

康立仁 多找一些人帮助他也不行么？

赵工程师 制作这样的仪器，必须要有高度的化学、光学、力学和数学的丰富知识，优秀的电工技术和精确的机工技术才行呢。例如万能分析机内部最主要的一件——达氏电流计，它是万能分析机的心脏，我们的机工技术水平，是绝对做不了的。在国内也买不到。只这一件，林清就很难制作出来。再说所里生产这么紧，如果再抽出一些人来，恐怕要打破我们的生产计划的。

康立仁 嗯，是啊，……（又翻了翻林清的建议）共计人民币……好吧，那就只好等捷克的定货了。

赵工程师 那好，我回去了。

康立仁 赵工程师，请你给我讲一下，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

赵工程师（看看康立仁的业务学习笔记）这就是说，硫化锌加空气，加热一千度，就变成氧化锌了。

康立仁 噢，明白了，明白了。

赵工程师 啊，所长钻研技术的精神，可真是令人钦佩呀。

康立仁 咳，我这不过是临阵磨枪啊。（和赵工程师同笑。）

赵工程师 我回去了。（下。）

贾秘书上。

贾秘书 所长，那个新来的副所长来了。

魏群上，他稳健沉着，不慌不忙。

贾秘书 他就是我们的……

康立仁（惊喜地）老魏！

魏 群 老康，（拥上，正欲握手）等一等，等一等，老康，再让我看看你。啊，好几年不见了，你还是那个老样子。  
二人握手。贾秘书下。

康立仁 老伙计，我可一点也没想到是你。公函上写着的名字是魏群，可是你的名字不是叫魏耀先么？

魏 群 耀先耀祖的，有些太封建了；改了个时髦的名字，两个字儿，叫魏群。

康立仁 啊，是这么回事儿呀！我说呢！怎么人对，名字不对呢？快坐。（拿过烟来，递烟，倒茶。）

魏 群 昨天在厅里边，听说这儿的所长是你，可把我高兴坏了；要不是因为开会，我可等不到今天才来呀。

康立仁 老伙计，几年不见了，你还是这么稳稳当当的，一点儿没改。

魏 群 稳一点儿，快一点儿的，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就没打算改。

二人俱笑。

康立仁 老伙计，你是最近才转业的么？

魏 群 对了。上级因为我负过伤，身体不大好，让我来搞地方工作，我想到哪儿去也是革命，所以就下来了。（忽然想起）哎，你爱人呢？

康立仁 高洁么，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老两口，前一个星期从县妇联调到这儿来，现在在机器厂搞工会工作呢。

贾秘书上。

贾秘书 所长，又来了一批紧急任务。（把一张编号单交给康立仁，下。）

康立仁审阅。

魏 群 （看见康立仁的学习笔记）哎，这是什么呀？

康立仁 那是我的业务学习笔记。

魏 群 哈哈，老康，几年不见，你都成了科学家了。

康立仁 不学不行呀，老伙计，不懂技术，工作中就好比瞎子一样。这么大的研究所，稍微掌握不好，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咧。可是学这玩意儿，不但要懂三角、几何，甚至连微积分也得精通，我呢？你知道，庄稼汉出身，上过几年学，学会些加减乘除，也早就着小米饭吃光了。现在要学这个，可真是打着鸭子上架呀。

魏 群 是得从头学起呀，哎，可别把我拉下呀！怎么样，学的东西不少了吧？

康立仁 刚入门儿，拼命往里钻吧。老伙计，这可比不了搞地方工作，这几年可把我给累坏了，又要学技术，又要管行政；特别是政治思想工作，你知道，我可实在不内行。你来了很好，老县委书记了，又在部队上当了几年政委，把政治这一摊摊搞起来，我来专门搞技术，搞行政。

魏 群 （玩笑地）哎，老康，你是不是想走走脱离政治的路

噢？

康立仁 咳，你说的，还能犯那错误！

二人俱笑。

魏 群 所里的生产情况怎么样？

康立仁 进城刚接管的时候，还是个烂摊子。要人没人，要设备没设备；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几年来扩建了六个分析研究室，增加了大批技术人员和仪器，建立了四个勘探大队，给国家发现了很多矿藏，在分析上保证了重工业厂矿的生产，总算搞的象个样子了。

魏 群 我知道，在开辟工作上，你一向是打头阵的。

康立仁 啊……总算摸索到一些经验，工作基本上走上轨道了。  
贾秘书上。

贾秘书 所长，有一个外厂的同志见你，有要紧事。

康立仁 什么事一到了你这儿就要紧啦。

贾秘书 是他这样说的。

康立仁 你就说我有事呢，让他等一等吧。

贾秘书 我已经跟他说了老半天，把嘴皮都快磨光了，可是他说，他的确有要紧事，并且还坚决地表示了态度，说今天要见不了你就不走。

康立仁 （不耐烦地）我这跟一个多年的老同志谈话了嘛，让他再等一等。

张明上，夹着公文皮包，喘着气。

张 明 所长同志，我实在等不了啦，还是打搅你一下吧。

贾秘书 你怎么自己跑进来了？（向康立仁）所长，就是他。

康立仁 （很难为情地与张明握手）我叫康立仁，请坐吧！

张 明 （坐下，拿出介绍信来，放在桌子上面，自动地喝了两口水）我叫张明，（指介绍信上的一角）是这个工厂建厂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又喝了两口水）我们前些日